

通志堂經解

1411
146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五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

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

不伎之鼓反不求何用不臧

李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恣為淫亂之事惟

其淫亂於聲色故國事不暇恤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於外而男女怨曠故國人患之也孟子曰昔者

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宣公之淫亂異於大王之好色
 故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宜若古先聖人處宮室則
 欲民之無流離立妃嬪則欲民之無怨曠是其好
 色與人同也宣公淫亂而不恤國事男女怨曠而
 不自知此詩人之所以作也王氏曰雉善鬪雖飛
 不分域而其交也有時言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曾雉之不如也蘇氏曰宣公之好用兵如
 雄雉之勇於鬪蓋王氏則以男女怨曠言之蘇氏
 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
 意蓋以刺其淫亂如匏有苦葉詩曰雉鳴求其牡

亦刺其淫亂小弁詩曰雉之朝雝尚求其雌此謂
 求雌之意當從毛鄭之說可也泄泄其羽鄭氏謂
 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迅其狀貌志在婦人而已
 鄭氏多以羽毛喻人之衣服如燕燕于飛差池其
 羽亦以興戴嬌將歸而舒張其羽翼其說不然泄
 泄自得也言宣公淫亂而不知也下上其音者鄭
 氏以謂興宣公大小其聲以說婦人其說亦如燕
 燕之詩下上其音亦以謂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
 有小大其說皆不通下上者下上其音以求其雌
 我大夫也阻難也懷安也鄭氏曰君之行如是我
 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

患難此說是也展誠也君子指古之君子動必合於禮法故人受其賜我思古之君子不可得見也此心之所以勞也王氏以謂男女怨曠之辭曠於外者君子也勞於內者女也此說與上下不相合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大夫久役不得歸悠悠然我思之長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何時而能來思歸而不可得之辭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百爾君子言凡百君子是也言百君子之多我不知其德行如何惟不伎不求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言古者傷古之如是哀今之不然也伎忿也求欲也不伎能懲忿不求是窒慾惟不伎

則不至於軍旅數起不求則不至於淫亂不恤國事矣宣公之所以然者以其伎求也此詩所以思君子而不得之辭也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世之人徒見夫子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易事也殊不知夫子抑揚反覆自有深意子路既能不伎不求而終身誦之無日新之功故夫子進之人苟未至於不伎不求之地則不伎不求豈易也哉善學者當不溺於言語也夫子以何用不臧爲何足以臧則是不溺於言語之間知此則可與言詩矣

黃曰說此詩者謂詩人以雄雉喻宣公夫以禽獸喻其君非作詩者之意此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詩者自歎其雄雉之不若如詩言士如歸妻而先曰雉鳴求其牡言心之憂矣而曰雉之朝雝尚求其雌此是喻昏姻之意牧犢子七十無妻韓愈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是亦此詩怨曠之意也古者處宮室則欲民之無流離立嬪妃則欲民之無怨曠如大王好色愛厥妃則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今宣公淫亂而使男女怨曠此詩人之所以刺歟唐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

其或言已許聘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氏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邪乃止今宣公淫亂而至於使男女怨曠意者其亦無如徵之臣哉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有彌彌爾濟
 盈有噍以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雖雖鳴
 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
 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

李曰毛氏謂夫人為夷姜歐陽氏解之曰夷姜宣

公之父妾也宣姜宣公子伋之婦也皆稱夫人此說得之故詩之言宣姜皆未可知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毛氏〕言匏謂之瓠〔陸農師〕曰細而合上曰匏頸短大腹曰瓠毛氏之說非也蓋言匏瓠非一物也〔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歐陽非之而〔王氏〕之說又曰匏之葉有可食之道其不可者苦也濟之涉有可揭厲之道其不可者深也男女有相與之道其不可者非其匹也當如王氏之說則兩句分為兩意惟歐陽本於〔左傳〕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鄭叔向〕曰苦匏不材供濟於人而已〔韋

昭注〕云不材言不可食供濟而已罾匏可以渡水也此言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者是罾苦匏而濟涉不問深淺皆欲渡之也深則厲淺則揭韓詩曰以至心為厲厲者帶而上為厲〔孫炎〕曰揭者褰裳也凡人渡水則以舟淺則褰裳今也深則厲淺則揭言其不擇淺深也以興宣公之淫亂不待可否惟意所適不知有沒溺之患瀾深水盈滿也鳴雉聲也由輶以上謂之軌言有瀾濟盈濟盈不濡軌者言宣公淫亂不自覺也有鳴雉鳴雉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公猶禽鳥之相求也惟知雌雄之為正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此說是也〔鄭

氏之說則曰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
 人犯禮而不自知而王氏又謂濟盈不濡軌以言
 其淫雉鳴求其牡以言其亂二說皆不足取而鄭
 氏又釋牝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歐陽非之曰
 牝雞無晨豈是走獸邪此說是也雖雉鳴鴈聲之
 和也旭日始旦日始出也迨及也泮散也古者士
 之親迎則必及乎冰未泮之時而迎女故家語曰
 霜降而歲功成則嫁娶可以行矣冰泮而農事起
 則昏禮於焉可殺荀卿亦曰霜降娶妻冰泮殺止
 皆言嫁娶之禮必得時也今宣公安於淫亂曾庶
 士之不如也非特庶士之不如又行道之人不如

也故下文繼之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
 叩須我友叩我也見於爾雅招招者號召之聲王
 逸曰以手曰招以言曰召舟人之子招我而渡衆
 人皆渡而我獨不渡者我待我之友也王氏曰徒
 涉而已猶須其友而後往而況於夫婦乎歐陽亦
 曰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
 同行不忘其友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
 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二說皆通

論曰夫詩人之載淫亂者多矣在上之淫亂者如
 匏有苦葉牆有茨雄雉是也在下之淫亂者如
 桑中蝮蝮是也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

不去而存之者蓋所以示監戒於天下也正如春秋篡弑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其監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顛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戒之意也亦如詩述淫亂之事亦所以示其監戒而近世有建言者講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垂戒之意也夫男女之別國之大禮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自別於禽獸今宣公好為淫亂是去禽獸蓋無幾矣故聖人列之於詩以為後世之戒使

後世能監宣公之失則男女以正男女以正然後教化行教化行然後人倫美其效豈淺溘哉此聖人錄國風旨也

黃講同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菲非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

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

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音謂濁湜湜音其止音止

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

躬不閱違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

之游之何有何亡音勉求之凡民有喪音匍匐音匍匐音救

之不我能惱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音賈音用不售音市救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音既生既育比予下毒我

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有潰

既詒我肄音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李曰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周南

之風在上之人既正其家室在下之人亦從而化

之如行露汝墳野有死麕是也變風既作上之人

不能正其室家故下之人亦從而化之如谷風毗

之詩是也故曰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

夫人之越法犯分惟其好色而已人君好色於上

則下之人靡然而從之至於華落色衰故夫婦離

絕所以國俗傷敗也○爾雅曰東風謂之谷風孫

炎曰谷之為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習

習和舒貌程氏曰習習和也陰陽交和則感陰而

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此蓋言猶夫婦和而家

道肥故繼之以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夫婦當黽

勉同心不可有怒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氏曰

葑須也釋草曰須葑葑孫炎曰須一名葑葑坊記

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青

幽州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封

齊魯謂蕪關西謂蕪菁趙魏謂大芥孔氏云葑與

通志堂

藟字雖異其音同也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
 葑菘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芴也其說得於
 釋草云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菑類也程氏曰采
 葑采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也此說不若鄭
 氏之說為善鄭氏曰此二菜上下可食然而其根
 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
 棄其相與之禮此說是也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白季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杜氏
 釋之曰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
 而棄其善此喻夫婦之道不可以宴新昏而棄其

相與之禮也德音好音也言始為夫婦之時與爾
 好音而不相違將期偕老以同死歎今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程氏謂我行道而遲遲不能進者中心
 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者謂此道不遠而近
 何莫置我當其分乎此說迂曲不如先儒之說為
 善先儒曰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其行中
 心猶有乖離之志不忍相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
 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惟近爾薄送我於
 門內而已畿門內也是恩義不如行道之人此說
 是也荼毒苦菜也青者謂之蓼紫者謂之荼薺菜
 之甘也鄭氏云荼誠苦也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

甚於茶此說不如程氏為善程氏曰茶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兄弟其說與下文相屬合為一意鑢鉞本銛鉛刀本鈍愚者皆知之賈誼則曰鑢鉞為鈍鉛刀為銛千鈞本重鴻毛本輕愚者皆知之屈原則曰千鈞為輕蟬翼為重凡以是非紊亂故也此言先儒之說為尤長也其意與賈誼云鑢鉞為鈍鉛刀為銛隨夷為溷跖蹻為廉其旨一也言茶為至苦矣乃以為甘如薺新昏為非禮矣彼宴之如兄弟非所當安而安也涇水濁渭水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由是觀之則涇水濁渭

水清可見矣先儒則以謂涇水以有渭故見涇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其說與下文湜湜其汙不相屬此蓋言渭清而涇濁今反以渭為濁而其汙則皎然而湜湜湜湜說文曰水清而見底汙小渚也言此以紊亂清濁迷惑之甚也屑潔也言宴爾新昏不以我為屑潔而用為室家也石絕水曰梁周禮注曰梁者堰也堰水以為梁笥捕魚之器無逝我梁無發我笥言淫於新昏而奪我室家之道也而歐陽以謂古之人於其資生之具者尤所顧惜常不欲他人輒至於其所於詩屢見之無逝我梁無發我笥小弁有之胡逝我梁於何人斯

見之此說爲善然歐陽氏但指梁與笱而言亦是發喻新昏奪室家之道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鄭氏謂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恤我所生子孫乎歐陽氏以爲我尚不能自容何暇恤其後嗣乎程氏又以謂我身所爲且不能省何暇恤我既去之後乎三說皆通而程氏以閱爲省閱比之二說此爲長也就其深矣此言昔日勤勞治室家之事也方泐也泳潛行也言不擇深淺皆盡心而爲之也何有亡言治家也何所有乎何所亡乎不擇有亡皆黽勉而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程氏以謂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

盡其道此說不如鄭氏爲長鄭氏曰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踰親也此說爲善憐養也既不能憐我而反以我爲仇讎夫婦之愛至於仇讎此易所謂夫妻反目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鄭氏言阻難也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覲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賈物之不售此說爲善程氏曰唯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有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也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此說尤善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鄭氏云昔幼稚之時恐至

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辭然以育之一字分為兩義不若程氏之說曰昔惟恐生養之道困窮及爾以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育饒息矣乃比我荼毒蓋言昔之養生則盡心力而為之今既生既育之後乃比我於荼毒言其惡已之甚也此正小雅谷風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旨美也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窮乏之時如冬月美菜春日則棄之今乃安於新昏而但以我為禦窮困之時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者武也潰者怒也江漢之詩曰武夫洸洸亦言其武韓詩云潰不善之貌鄭氏

曰洸洸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窮困我然上既言方之舟之泳之游之等事以言其勤勞矣至於下文不復言其勤勞之事也程氏曰肄習也言詒我以武暴憤怒習以為常矣此說是也墜息也言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我始來之時安息我也欲其不忘舊也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豈有淫其新昏者為好色所移則棄舊而圖新哉古之人於戰國策中有前魚之誓謂釣魚者既得後魚而棄其前魚司馬相如為陳皇后嘗作長門賦哀陳皇后之見棄及其惑於嬖妾而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躬自蹈之好色

之事其惑於人者如此其在於易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儆則戒懼之不至於離散也知歸妹之象則知谷風之刺後漢宋弘傳云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若宋公者所謂不忘貧賤矣使當時人人如宋公則谷風之詩無自而作

黃曰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人君正身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可已哉有文武之君則有二南之風化有宣公之君則夫婦失道也固宜易歸妹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儆蓋以戒其如谷風之詩而已後漢光武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欲歸宋弘帝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鈞後得魚棄前魚之句司馬相如為陳皇后作長門賦哀其見棄及其惑於嬖妾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風俗之壞至此極矣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李曰黎國也春秋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所謂黎即黎氏之國也但言為狄人所迫逐不知狄果赤狄否其地近於夷狄蓋後世之黎陽也寓者寄也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言黎侯以失地寓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勸之以歸也○**毛氏**曰式用也言君用在此而益微襄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二說皆不通蘇氏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

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勤吾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胡為而不自歸乎然不若鄭氏之說為長鄭氏云式發聲也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以君被逐既微而又見卑賤是至微也若從蘇氏之說以求詩意亦可通然下文微君之故微君之躬說者以謂非君之躬則我羣臣胡為而在此也其說不然胡文定曰以事下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微為不有也文定之意言以微視黎侯如無有也其說與下文為一意故可從也胡為乎中露胡為乎泥中**鄭氏**曰泥中中露皆

衛地也其說無所據王氏曰中露言有沾濡之辱而不見庇覆泥中言有陷溺之憂而不見拯救也蘇氏曰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者也其說皆通故凡人之失國者多曰越在草莽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患相救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德齊也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為最切使齊之於衛如衛之於黎則衛不血食久矣

黃曰

木瓜美齊衛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為齊猗嗟

刺魯齊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為魯式微旌丘皆黎臣子所作而乃為衛者黎蓋衛附庸之國也春秋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狄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也寓寄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黎侯以失地寓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勸以歸式微言其君被逐又為衛人卑賤其微已甚何為而不歸乎胡先生曰以事下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言衛人以微視黎侯如無有中露泥中說者以為二邑無所經見觀詩人之意但以

為衛既輕君矣何為尚暴露而不歸乎何為處泥塗而不歸乎如曰越在草莽是也嗚呼先王建國欲使患難相救欽恤四鄰今黎寓于衛而衛不恤豈先王建國之意乎其後衛為狄所滅而齊救之使衛如齊則式微不作使齊如衛則木瓜不作旌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帥音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千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李曰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所謂衛伯即方伯也蘇黃門曰以史記云衛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建爵為侯伯康叔在成王時已稱孟侯又稱衛侯則是康叔已稱侯矣以伯為方伯故其世子孫皆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於真伯以下故但稱其本爵不復稱伯故以本爵稱今詩言衛伯者蓋罪其不能修先祖之職以救黎侯之難也晉文公與楚人戰于城濮能服強楚王命晉侯為方伯其後悼公會諸侯于蕭魚此其所以復

伯使衛而能救黎國之患則亦將復伯矣晉自悼公已後楚人滅陳滅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亦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則衛之不能救黎亦可知矣。○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旄丘爾雅云前高後卑下也李巡注云前高後卑王氏曰前高後低譬衛之於黎有始而無終也丘之葛則曰有始無終詩人之意但云旄丘之地有此葛其意取譬言於葛非取於旄丘葛節本延蔓

相屬今則胡為闊誕其節諸侯本患難相救今則胡為不同患難也言此正如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為一意言本不微今何為而微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氏云呼衛之諸臣叔與伯也與汝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日數何其多也王氏曰并責其君臣叔伯言其臣也二說不如蘇氏之說為善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然叔伯又不必異姓如言叔父伯父叔舅伯舅是也何多日也何其多日而不我救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我何其處於衛意必有相與而我救也望衛之救難今則不然也下文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只是一意鄭氏

以謂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無是理也狐裘蒙戎毛氏云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是以狐裘為大夫服也鄭氏云刺衛諸臣形貌如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王氏言狐裘以居而息民蓋狐疑而不果之物其義利以止不利以有為衛不果於救黎故以狐裘刺之蘇氏曰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敝矣此三說皆未通當以左氏之言為證僖五年士蔿之言曰狐裘虺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亂貌也蓋狐裘蒙茸喻國之亂叔伯不與同無所適從也今也諸臣蒙戎而無救患之志非車不東也匪車不東者

言非車不能東而衛不我救也東黎國本在衛西而所寓在東也瑣兮尾兮毛氏云瑣尾少好之貌也流離鳥子也其說本於爾雅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陸機注云流離臯也孔氏從而為之說曰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者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毛氏之意以謂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弱殆非詩人之本意不若從王氏之說為優王氏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蓋詩人之意謂黎侯窮困於此瑣細而尾末矣流離

而失職矣而衛之諸臣不能救之蓋責之深也叔
兮伯兮衰如充耳衰盛服也王氏曰徒盛其服而
不能聽其告愬此說是也

論曰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黎侯
失國而寓之於衛使衛修方伯連帥之職事可也
今衛不能修其職反無救患之志豈禮也哉古先
王建國使之內外相比小大相維患難相救故有
患難而求救又禮所當然也苟為安視其難而不
救亦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惟不能睦乃四鄰
以至唇亡齒寒而國亦不保矣昔狄人伐邢管敬
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

可棄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
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桓公特假仁
義而託國救災恤鄰誠不可多得也今衛之不能
救黎其不及桓公遠矣觀衛有狄人之難齊桓公
攘夷狄而封之木瓜之詩是也則知衛人之德桓
公者深矣觀此詩則黎人之惡衛伯也亦深矣子
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衛國有狄人之難可謂已
所不欲矣其可施於人哉

黃曰葛節本延蔓相屬今何為闊誕其節諸侯本
患難相濟今何為而不同患難也叔兮伯兮不斥
言衛君而微責之狐裘蒙茸攷左氏僖五年士蒍

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茸亂貌也匪車不東非車不能東而衛之不我救也瑣兮尾兮言其細弱之甚而流離無所歸矣何衛之君臣若不聞也衰如充耳言衛侯衰如服充耳而不聞也淇奧詩云充耳琇瑩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衰然盛服之貌古者諸侯小大相維患難相救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於是齊人救邢衛伯其亦不知簡書也哉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是非惟黎之微弱衛之微弱亦萌於此矣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上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

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于若反

右手秉翟亭歷反赫如渥於角反楛音者公言錫爵山有榛巾反

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人兮

李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是以黃帝則有伶倫氏周景王時則有伶州鳩皆世其官也伶官者賤職耳昔戴逵善鼓琴晉武陵王晞召之而逵破其琴曰吾不

能為王伶人今以賢人乃為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其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正猶此詩言君子仕於伶官其詩亦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言其生不遇時屈於賤役也皆可以承事王者言賢者有王佐之才不得大用而困於伶官以見賢者之不遇而衛君之不知人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之一字說者不一毛氏曰簡大也言其為大德也張橫渠云簡略也衛之君雖不用賢而賢者不免有太簡之譏二說不通皆不如鄭氏之說鄭氏曰簡擇

也方毛氏曰四方也將行也亦不如鄭氏之說以謂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王氏以干羽為萬舞非也鄭氏云萬舞者干舞也此說亦是按春秋左傳云萬入去籥之別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見宣八年何休釋之曰干楯也萬舞者指干舞而言也此言衛君簡擇以充萬舞徒知盡心於此而不知有他使其能以是心擇賢有將才者使之為將有相才者使之為相則衛興有日矣奈何古之庸君暗主多盡心而為之殊不知以此心擇賢者則才亦不可勝用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氏云教國子

弟以日中為期鄭氏亦從此說據鄭氏之意以謂明而始行事不當至於日中之時遂生此教國子之說毛氏言方將萬舞既言用之於四方於公庭萬舞又言其親在宗廟公庭豈於詩中有教國子弟之事蓋此但為擇人又求日中而習之在前上處言居於舞列之上也碩人侯侯公庭萬舞碩大也侯侯說文曰壯大也公庭鄭氏親在宗廟公庭論語八佾言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疏曰季氏庭也由此觀之則公庭者乃宗廟之庭蓋言侯侯之人不宜舞而今居於舞列之前也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也在前上處者至近而易

察之地也於時不能察而用之此其所以刺之也此說甚善夫碩德之心廣體胖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今也居日中易見之時在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況在側微之間而望君之見察乎蓋好賢之主雖賢者隱於側微之中而必欲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初無一日之素而高宗用賢至意雖不見其狀貌猶且於夢中得之苟棄才之主雖賢者日接於前而莫知如唐明皇末安祿山竊發河北盡陷獨顏真卿為平原堅守不下乃使司兵李平馳奏朝廷元宗曰我不識真卿何如人乃能如是然顏

真卿嘗為監察御史密邇天子之光久矣而元宗
 乃不見察若元宗者所謂棄才之主矣此碩人處
 於前列而衛君不見察亦猶是也有力如虎者言
 力可以禦難也賢者而稱其有力王氏云羔裘之
 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所謂有力者非賁育之
 謂若羔裘所稱此說是也春秋襄十年狄虓彌魯
 人也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蓋古人多於斷章取義不當拘此詩之言蓋言其
 賢人才力如此非謂猛暴如虎者也若闕如虓虎
 亦言其力也豈是果若虎乎如股肱之寄在忠力

是乃此詩所謂力也蓋非如所謂羿善射皋盪舟
 之力尚力而不尚德也此章言執轡如組者王氏
 云此言藝也程氏亦以謂藝也蘇氏之說尤為明
 白其說曰組者織組也織組者總織於此而成文
 於彼蓋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如織組也言
 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也而使之執籥秉翟二
 說皆通蓋言衛之賢者多材多藝無用不可而乃
 使之執籥秉翟籥者周禮籥師掌教國樂郭璞曰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是也鄭氏謂碩人多材多藝
 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而歐陽以為不然左手執
 籥非賢者之所宜也豈可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

是為文武之道備此說是也赫如渥赭赫赤色也
 渥厚漬也言碩人容色如厚傅丹君徒錫其一爵
 而已爵散也乃所以待賤也程氏云必言其顏色
 之美以見其赭之容貌易見而不見知也此說是
 也山有榛隰有苓榛栗也苓大苦也爾雅以為甘
 草沈存中以為非亦未可知然也蓋言榛之在山
 苓之在隰皆得其所而碩人乃不得其所曾榛苓
 之不若也云誰之思鄭氏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
 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蘇氏云賢者仕於
 諸侯而不得志則思愬之天子此說皆未盡詩人
 之意蓋言我思周之美人周在西也所以思者蓋

美人宜為西方之人可在天朝而今乃失其所故
 序曰皆可以承事王者是故人君之用才當以不
 次用之伊尹一耕夫耳成湯用之以為相傳說一
 胥靡耳高宗用之以為輔是皆王佐之才用之小
 任之輕則不足以稱其才也今也有王佐之才不
 得仕於王朝而反事於衛國已為失所矣況又為
 伶官乎孔子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嘗為委吏矣曰會稽當而已矣夫孔子以聖人之
 才足以當伊尹傳說之任其不遇如此以是知戰
 國之時賢士不遇可勝歎哉

黃曰

自黃帝使伶倫氏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

黃鍾之管周景王鑄無射問於伶州鳩故後世呼樂官為伶官此卑賤之職而衛乃以賢者為之晉戴逵破其琴曰吾不為王伶人蓋惡其職之賤也日之方中易見之時在前上處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况側微之間乎公羊曰籥者何文舞也萬者何武舞也則萬舞指于舞而言之有力如虎正猶言股肱之寄在忠力其足以衛國家也執轡如組言其進退有法足以御眾也有賢如此而乃使執籥秉翟猶君子陽陽之詩言左執簧右招我由房也赫如渥赭猶言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見其容貌之溫粹有賢如此而公但言賜之以飲爵而

已西方美人蓋言如此賢者當在王朝以為王者之佐如序所言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嗚呼為衛之賢者何不去乎曰為乘田為委吏不害為孔子而後世之責當有所歸也賢者又何嫌焉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為賢之恥而實衛之恥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反卑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沛子禮反 飲餞音賤于禰乃禮反 女子禮反 子有行遠于萬反 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

于于飲餞于言載脂載牽

胡瞎反

還車言邁

市專反臻

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

古者諸侯女嫁於敵國父母在則有歸寧之

禮父母終則使大夫歸寧其兄弟所以遠嫌也今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蓋知其非

禮遂輟而不行是能以禮自克故詩人取之○

彼泉水毛氏曰泉水始出恣然流也而說文則又

言恣字從水從必然治經者不欲輕改其字以從

已說且從毛氏之說淇水名也淇衛地水出衛州

共城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言泉亦流至淇而我

獨不得歸反泉水之不若也懷念也言我有念於

衛無一日不思也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變婉也諸

姬同姓之女我思於衛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

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出宿于洵鄭氏云洵禰者所

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而王氏又謂出洵

禰蓋父母之國地名于與言嫁之國也四地皆無

所經據然始嫁時別於此而之夫家猶可說也下

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殊不相屬不若且從毛

鄭之說言婦女思歸適衛所由之道以父母沒不

得歸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

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也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言欲歸徧問於諸姑而及伯姊也出宿于于此
 亦思歸我將出宿亦是所由之道非實出此蓋擬
 議而後言之也載脂載牽脂膏也車不駕則脫其
 牽言我脂牽其車而歸衛遘疾也言欲疾至於衛
 非有瑕疵也而何為不可也害何也害與害澣害
 否之意同我思肥泉鄭氏云自衛而來所渡水故
 思此而長歎亦如下文思須與漕也須漕二邑衛
 在須邨在漕思則悠長也此但是思衛之事自誌
 彼泉水至於我心悠悠可謂思之切矣終能以禮
 自克故但出遊以寫我憂也雖欲思歸而終不得
 其意與竹竿同也夫女子父母在則歸寧父母終

則使大夫歸寧禮也今父母終不得歸寧則眷眷
 而懷之人情之所不免也然終不歸者禮當然也
 禮者天下之大防示禍之所由生殆猶防水之至
 人而知禮一舉足不敢妄動故歸寧父母雖未有
 害而禮不敢往也故泉水載馳之詩聖人皆著於
 經以示後世也苟為不顧禮法如隄防一決則瀾
 漫無所不至而不能救如齊之文姜是也桓公十
八年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元年又書夫人姜氏
遜于齊二年又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
丘五年又如齊師七年又會齊侯于防穀其無所
忌憚故聖人於春秋一一而譏之知春秋之書文

姜則知泉水之美衛女

黃曰泉水非衛國之詩也而亦列之於衛蓋其所
思者衛國所歌者衛音所言者衛地則列之於衛
風宜也泉水尚流而至於淇已不得復歸於衛故
因以起興出宿于沛飲餞于禰至于于言皆非
果有是也但思之之辭思而不可得則亦悠悠而
永歎出遊以忘懷而已夫父母既沒於禮不可歸
泉水之女可謂思而止於禮者也苟為不顧禮法
如齊之文姜則不容於詩不數於春秋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五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六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李曰言衛之諸臣盡瘁於國而不免於終窶且貧
不得志甚矣記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大夫忠信
所以待之重祿所以養之然後可以勸士今衛之
忠臣其盡瘁如此且不免於終窶且貧將何以為

勸養之道然人臣事君惟效其忠而已若以利祿存心則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表記曰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也以小言受大祿則報踰其分固不當受也以大言受小祿是不見知於君亦所不當受也衛之忠臣終窶且貧是不見知於君也可知非是專較其廩祿之厚薄也○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毛氏說以北門背明向陰喻已仕於暗君猶行而出北門諸家之說皆同據此詩但以從王事出自於北門矣非取譬於暗君也下文曰王事適我則以王事有所之往矣憂心殷殷者言君子不得志而小人用事此其所以可

憂也終窶且貧先儒以謂貧窶兩事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竊謂貧窶不必如此分別爾雅曰窶貧也窶只是貧而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莫知我艱說者謂終窶且貧君之莫我知也莫知我艱固是人之莫我知然亦不必如此分別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君已不我知則君之罪也今也歸之天而不怨於君乃知天命者之言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也埤厚也敦近也遺加也言王國之事皆就於吾身而吾終窶且貧是徒勞也故自外入室人交徧來責沮我見其勞苦而家之窶貧不能無怨使忠臣而亦懷怨

懟則與無知之婦人何異故但歸之於天而曰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然此詩云婦人或適之
 或摧之則與殷其雷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
 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大異矣夫自
 古無道之世無功者受祿有功者不見知無功而
 受祿則若伐檀之詩是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此之謂無功
 而受祿有功不見知則此詩是也王事適我政事
 一埤益我而不免於貧窶則衛君不我知也甚矣
 無功者食祿有功者不見知則有功者必怨故北
 山之詩我從事獨賢役使不均以至於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而怨憾之情如此今北門之詩則不
 然是能安窮順受歸之天者也昔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魯平公欲見孟子而嬖人沮之孟子曰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夫孔孟所以能過人者以其能
 樂天知命也而北門之大夫亦爾可謂賢矣王氏
 乃以謂人臣事是君為容悅者其北門大夫之謂
 乎若有道之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說不合詩
 人之意龜山已言其非矣茲所以不復云

黃曰 此詩言出自北門是特忠臣役於王事自北
 門而出耳諸人以背明白陰喻其君之昏闇安有

為人臣子以仕不得志而遽以昏闇喻君乎韓文公貶知潮州見吏與民盛言朝廷清明天子愛民而未嘗敢有怨辭也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雖勞而不敢怨惟當泣於旻天以自責已而已北門之忠臣役於王事而困於貧窶既不見知於其國復不見知於其家自常人處之有不能堪者而此詩特歸之天可謂不見是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愠也嗚呼匪兕匪虎而孔子弦歌不輟嬖人臧倉沮孟子孟子曰吾不遇魯侯天也北門之忠臣可謂樂天知命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

行其虛其邪徐音既反只且子余反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

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

且

李曰言衛之君臣並為威虐故百姓不親相攜持

而去他國也夫三代之時君有愛民之心故天下

之人並蒙其澤自三代而後君臣上下同惡相濟

秦始皇之為君虐甚矣李斯之為臣復以暴虐漢

武帝之為君暴甚矣而張湯杜周之為臣皆一時

之酷吏唐武后殘忍加以來俊臣之徒為之爪牙是皆同惡而相濟使人臣而有愛民之心而君暴虐則為臣者當奉身而去使人君而有愛民之心而其臣暴虐則君當黜之今也君臣並為威虐則是上下一體此百姓所以舍無道之國而之有道之國也○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寒涼之風也雱盛也啗疾也霏甚貌歐陽公說云雖風雨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相與攜手同行同歸衝風冒雪避衛之虐亦不憚兩之寒而往也然詩人之意以風雪寒盛喻君政酷暴病虐百姓如終風之詩云終風且霾終風且噎之類皆取譬於暴虐而此

詩亦然程氏云四時之風春而自東生物也夏而自南長物也秋而自西成物也冬而自北殺物也以北風之肅殺於物故多興虐政也風而又雪者則其雪甚矣王氏說曰北風之寒也而以為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為啗此以言其為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為雱雨雪之集也而以為霏此以言其為虐則鑿之甚矣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言彼有推恩惠而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而去欲其共歸有德者也曰同歸同車者皆同行之意故也而王氏云乘車則非賤者也攜手同行則賤者去也攜手同車則貴者去之矣言國人無貴賤皆憚其威虐莫

不舍之而適他國也蓋民常情去就視君書云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瘝病也言在位皆為民之病紂既威虐而在位者又皆為斯民之病則民安得不攜持而去及其出亡也紂出執之然民終不可得而留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鄭氏以虛邪容止也言在位之人其威儀虛邪寬仁者今皆盡為亟刻之行矣其說不通王氏以虛邪只作如字讀其虛者不以伎害物邪者不以正格人二者雖君子小人之道不同然宜皆不為威虐者也以虛為君子以邪為小人其說鑿矣惟歐陽程氏之說為當歐氏之說

曰其可虛邪而不進乎當急去之矣程氏以虛邪為雍容只且助語言尚可寬容徐緩乎宜急去之夫民之去父母國豈人之本情也哉昔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衛之暴虐而民急去者蓋恐遲留於此而遭其禍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王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氏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歐陽又以謂民各呼其類而往皆不如程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見其色而知其物也豈難辨哉觀其政之道則知其暴虐將及於人矣蓋望其赤則知其為狐望其

黑則知其為鳥為虐則知其為禍必矣如周之興不必觀其白魚之祥但觀其興仁政則知其必興矣如紂之亡不必觀其晝星見而兩但觀其虐則知其必亡矣夫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使人君能撫其民民必翕然歸之雖欲毆之而民不去也使入君虐其民則民望望然去之欲撫而留之亦不可也既去無道之國則必歸有道之國蓋無道之國毆民也孟子為叢毆雀者鷓也為淵毆魚者獺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如漢高祖入關秋豪無所取與民約法三章去秦之暴政而民皆悅之迨項羽入關焚燒宮室而秦民失望若羽者正為

高祖毆民也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黃曰觀此詩而見民情之不可失也夫人情豈欲去其室家而之他國哉而北風之詩言衛之人略無愛君之心歟君臣並為威虐則民無所措手足其欲去塗炭而坐衽席避水火而適樂郊亦民情之所同然歟孟子曰為叢毆雀者鷓也為淵毆魚者獺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觀湯武之興而簞食壺漿之迎有不辭者漢高帝入關而父老爭持牛酒民情所在其可一日失乎人君苟能發政施仁則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賢者皆欲立於其朝而尚忍

去之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直知反

躡直朱反靜女其變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

亦音音女美自牧歸荑洵音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

貽

李曰衛宣公之無道上焉納於夷姜下焉又納於

宣姜故國人化之而淫風盛行詩序曰刺時也以

衛之風俗皆效宣公而為淫亂之事故谷風之詩

言衛之人化其上○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鄭

王張皆以為美詩如毛氏云城隅以言其高而不

可踰此但說城隅兩字至於俟我則說不出張氏

則以為夫人居後宮之西北是城隅也俟我人君

也此猶可說也於自牧歸荑則說不行惟歐陽以

為刺時詩衛人化其上雖貞靜之女亦俟我於城

隅既而失約束之不見故搔其首而踟躕靜女其

變貽我彤管靜女變然而美好遺我以彤管彤赤

色赤色之管可以悅人如女色之美可以悅懌也

自牧歸荑言自牧田之地而歸我以荑荑茅之始

生也信為美且異然非可以比女人之美但遺之

以為美耳男女相遺正如溱洧之詩云贈之以芍

藥之類東門之枌之詩貽我握椒從歐陽之說惟

通志堂

彤管可疑其說難通惟毛鄭之意謂彤管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所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歐陽則以謂彤管既是王宮所有之物靜女何由得之況古者針筆皆有管樂亦有管不知所謂彤管何物也如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以為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又以為美事今但闕之以待知者

黃曰歐陽公以為貽我彤管如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是特男女相遺以通情結好云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彤管乃色之尤美者毛鄭以為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而歐

陽子辨之予以謂毛鄭之說必有自來不可非也左傳定公九年言靜女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注以為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歐陽之說為不通矣歐陽疑俟我於城隅非靜女之事予以為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今宣姜與宣公為淫奔之行則又不足言此故詩人刺之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於遠反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瀾瀾莫爾反燕婉之求籛音籛籛音籛不鮮

斯淺反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音浼燕婉之求籛音籛蔭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李曰宣公上烝於夷姜而生伋為伋娶其妻伋之妻自齊來宣公聞其色之美欲納之又恐其不從焉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皆知其惡宣公不自知其惡此宣所以為宣也○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毛氏云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洒高峻也浼浼平也王氏以泚為清瀾為盛言為清潔之臺而盈其淫污之行毛氏以水所以潔污穢反於河上而為淫昏之行二說皆非原詩人之意蓋以記其作新臺於河上而水瀾瀾泚泚而已新臺臨河今澶州尚存遺地燕婉之求籛籛不鮮燕婉安順也籛籛不能俯者也戚施不能仰者也鄭氏說以齊女

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籛籛不善之人謂宣公也此說固然至於籛籛為口柔戚施為面柔其說非也王氏以籛籛不能俯者所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戚施不能仰者又以言齊女之無見於上是以亂人倫而不恥也亦非也惟蘇黃門之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而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也其說得之矣而歐陽公謂宣公之築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既而惡之又不能仰視皆不如蘇氏之說其曰籛籛不鮮者言籛籛之疾不善也不殄者言籛籛之疾不絕此見其惡疾之多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夫

網者所以求魚今也鴻反離之是其所得非所求也如宣姜本求伋而反得宣公是也觀此詩則國人惡宣公甚矣國人深惡之而宣公乃安然而為之宣公其非人乎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君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如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費無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娶之唐明皇為壽王娶楊妃聞其美色更為壽王別娶而自納為妃是此三君者其惡一也故左傳載子產警言蔡侯之惡曰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人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當有子患乎其後景公果為太子班所殺以此見其為惡之報也衛宣公楚平

王唐明皇雖無景公之禍然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其後惠公子懿公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吳入郢幾失其國唐明皇末年盜發幽陵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黃曰此一詩乃國人惡宣公之辭鄭氏失其義辯鄭氏者又從而自戾之歐陽公謂宣公淫恣於新臺之上國人過其下者或仰面而視之故曰籊籊戚施按國語謂籊籊戚施與焦僥侏儒之類謂之八疾則詩人之意以為宣公之惡疾不少而且不絕也向烝夷姜今又淫宣姜其惡疾可勝言哉燕

婉之求或以為伋子以為宣公美辭順語而惑宣姜也則詩人之意明矣宣公之疾固疾也而宣公不自知其疾故詩人疾之後世如楚平王唐明皇皆為此疾所敗至於幾死可不畏哉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去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李曰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齊使盜先待於隘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旌以先往盜

遂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見桓公十六年國人見無罪而死作是詩以思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蘇氏以二子自衛適齊必涉河乘舟然焉知自衛適齊以為乘舟邪不如歐陽以為譬喻言乘舟者無所維制汎汎然徒見其影則其終必有覆溺之禍二子之輕生此所以有見殺之禍也國人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逝者往也不瑕有害者蘇氏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為不去哉衛宣公奪伋之妻而又殺伋楚平王奪建之妻而又殺建二人所為若合符節人君一惑於色則

父子之間害恩害義如此乃知好色之為害也夫宣公既奪其妻矣而又從而殺之則宣公之罪也然而於伋亦不能無過焉蓋父之命有可從者有不可從者如舜之為子見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小杖則受是可從大杖則走是不可從也不從父之命則其過在己陷父不義則是歸過於父與其歸過於父寧且歸過於己也今也伋既不能避害而見殺是不可從而從也壽之爭死非所宜矣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為非義也昔晉獻公將殺其太子申生重耳令去其國申生曰不可君謂我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吾何行如之遂縊

於新城是以謂之恭世子矣太子申生謂之恭則可而謂之孝則未可也若伋壽以恭名之則可論其孝則亦未可也

黃曰楚平王奪建之妻而殺建衛宣公奪伋之妻而殺伋私慾既甚天理必絕若仇讎然風俗敗壞至此極矣或曰是敗風俗也聖人何為不刪曰聖人所以示戒於後世也聖人以宣公淫亂之事為衛風之首而齊人救衛之亂為衛風之終聖人之意深矣天下國家所以維持安全者禮也禮亡矣其能國乎父子相為仇敵則與夷狄何異天理既亡人倫既亂則與禽獸何異衛之為夷狄所闕者

久矣不然則菽爾之狄何能一旦舉堂堂之大國而墟其社稷哉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今宣公淫亂至於殺其二子是亦戎狄而已矣則衛之為狄所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聖人不刪宣公淫亂之詩而以木瓜之詩繫之於終焉蓋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君於閨門衽席之間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鄘音庸柏舟詁訓傳第四

國風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反髮音茂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他得反髮音茂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李曰共伯者衛僖侯之子也史記云衛共伯之弟和是為武公和有寵於釐侯釐侯多與之賂和以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於釐侯旁按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初無篡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以誣之故疑之而不錄也今以詩觀之但蚤死則知子由之說為然夫篡奪天下之大惡也以武公之睿聖豈為是哉猶後世以

通志堂

宰予為與田常作亂也蘇子能辯其誣善矣世子
 既蚤死共姜能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則誓而弗
 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所以止父母奪己之意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王氏立說以柏非不可以為
 舟然而為舟者非柏之所宜以譬則女非不可以
 再嫁而再嫁非女之所宜王氏之說多以柏為不
 宜舟如前柏舟亦曰柏者天下之良材也不以為
 舟皆非也前之柏舟則其意在於汎汎其流言柏
 舟不可以載物而徒汎其流則其誣一也此柏舟
 則其意在於從中河也共姜自誓若柏舟之為物
 當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在夫家若捨之而

之它則不可中河即河中也在彼中谷即谷中
 也在彼河側亦言其在河之側與上文其意則同
 矣鬢兩鬢之貌兒生三月剪髮為鬢男角女羈內
 則注云鬢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鬢其制未聞喪大
 記云小斂主人脫鬢則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
 鬢久矣猶云兩鬢者孔氏云追本在父母時飾也
 實維我儀儀匹也言共伯實我之匹也特亦匹國
 語云丹朱憑身以儀之是亦儀匹之意也之死矢
 靡它誓至死而無有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天也父也母也言父母何不信我而欲奪己以再
 嫁乎夫忠臣不事兩君貞女不嫁二夫易曰恒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則知婦人之節蓋當如此然而風俗薄惡禮義消
 亡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若共姜者當共
 伯蚤死能守節義不嫁乃不從父母之意可謂難
 能矣後漢蔡琰始適河東衛仲道既而夫亡又適
 胡人凡兩適夫其節已失矣然而博學有才辯妙
 於音律范曄載之於列女傳夫以博學才辯乃婦
 人之末節至夫死不嫁乃婦人之大節彼既失其
 大節而區區於末節何足道哉琰之失節比之共
 姜固萬萬不相侔而范曄之去取異矣呂吉甫嘗
 曰匹婦不嫁無以自存共姜乃衛世子之妻公室

之婦其勢非不能自存故以不嫁為宜此說非也
 後世婦人有改嫁者以謂飢寒所係遂失節而再
 嫁殊不知失節之大罪不容誅飢寒之患所係者
 小再嫁而失節所係者大五代王凝妻不忍以手
 見污於人為一身之累遂斷其手雖死不避況於
 飢寒乎以此見吉甫之說又不然也

黃曰予嘗讀詩至鄘之柏舟喟然而歎曰當衛國
 淫亂之時而猶有若是婦人也哉吾乃今知天理
 之不可泯沒而天下未嘗無正人也共伯雖死妻
 能守義父母欲奪嫁之而誓弗許其守死不貳之
 志雖忠臣正士無以過其節孔子刪衛之詩而亦

幸之深也是其所以首鄙風乎況彼柏舟在彼中
 河以喻婦人雖亡其夫而不可以它適也旣彼兩
 髦實維我儀言婦無夫不事膏沐自誓以此終其
 身也特以言實我之特節如此不必以為匹也婦
 人從夫人臣事君其義不可不明而不可有貳心
 此皆當然之事而在衛國則有深可貴者唐太宗
 賜蕭瑀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吾亦於衛國
 淫風而深歎共姜守義之志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
 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李曰閔公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昭伯者即公子頑也乃惠公之庶兄宣姜
 惠公之母也**王氏**曰當是時惠公幼故刺其上也
楊龜山乃以為不然言衛人化其上故淫風大行
 公子頑之惡國人雖疾之而不可道序言刺其上
 者蓋推本而言之非謂惠公之幼也。牆有茨不
 可埽也**毛氏**謂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

之反傷牆如〔毛氏〕之說不可埽則得詩人之本意而謂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非也〔鄭氏〕又從而附其說歐陽詳言之矣〔王氏〕又以謂牆所以限制內外有避嫌之道故以況君牆茨為之穢故以況公子頑是亦毛氏之意不可取也惟〔歐陽公〕云宣姜是國君之母欲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耳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則惟恐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此說是也蓋詩人欲埽去牆之茨又恐傷其牆正猶投鼠忌器鼠近於器故不可投也茨生

於牆不可埽也不可襄者如詩人謂獫狁于襄是也束者束而去之也中葦之言宮中所葦淫亂之言也詳審也讀〔毛氏〕云抽也不必以讀為抽但宣露之意也善乎〔楊龜山〕之言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闈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矣聖人何取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秘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然行無隱而不彰言無細而不聞苟行淫昏於庭闈而牀箒之言無不踰于闔外其為諷誡深矣蓋天下之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此勢之必然也昔班固作漢史凡諸侯王為淫亂之事褻

瀆之言一一備載似非作史之體也然得詩人垂
 戒之意也彼漢之諸王當其為惡謂世莫之知今
 史臣載於書則是當世亦知之以是知惡之不可
 掩也若秦之時誹謗者誅偶語者棄市想秦之過
 惡是無知之者也然攷之史無不具載則人亦知
 之大抵人之為不善固欲人之不言人之不知然
 終不免於人之言人之知也由是觀之則是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學者其可不盡心於斯言乎
 一云殿中通謂之中冪

黃曰 衛國淫亂之風及於牆有茨之詩有不可言
 者矣言之則污齒牙書之則污簡策詩人以為不

可道其疾之深矣宣公納伋之妻而公子頑通乎
 君母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徒何反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此音兮玼兮其之翟

也鬢真忍反髮如雲不屑相節反髦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

之掃勅帝反也揚且之皙星曆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嗟七我反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反救絺是繼息列反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于眷也

李曰夫人宣姜也言宣姜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詩人陳古人君之德以諷之鄭氏謂人君乃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理或然也小君者言其德只足以爲國君之配故服其夫人之服而宜與君子偕老如文王之后太姒有關雎之德故詩曰天作之合言其配文王實天作之也今宣公淫亂以宣姜配之是其同惡相濟也故詩人深責宣姜徒盛其衣服而無其德不足與君子偕老之道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副之爲言覆也

所以覆首而爲之飾毛氏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祭統曰夫人副褱蓋首著副而服褱衣也笄衡笄也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也六珈者鄭氏云珈之爲言加也副旣笄而加此飾如漢金步搖之上飾也古之制所有未聞然考之後漢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蓋漢之時皇后之飾如此亦是倣象此詩之制也然畢竟不知六珈果何物邪但見其加上者飾之有六而所施之處亦未知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

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蓋言其威儀也言其行
步詳緩長大之美如山之崇如河之深如山之崇
則不至於慢易如河之深則不至於淺狹象服是
宜象服謂禴翟闕翟也夫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
山如河則有德矣故可以稱其服今也以宣姜之
淫昏其如是服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說文曰玼
玉色之鮮也言禴翟闕翟其色之鮮也禴翟刻繪
為翟形畫以五色綴之於衣闕翟者亦刻繪為翟
形但不畫以五色故謂之闕翟此二者皆侯伯夫
人之服鬢髮黑也左昭公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
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故舉詩云鬢髮如雲服虔

云美髮為鬢是鬢為黑髮也如雲衆也屑潔言其
髮之美故不以鬢為屑潔說文曰鬢益髮也言人
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今此髮既美矣故不用他人
之髮以益之也瑱所以塞耳也以玉為之如淇奧
曰充耳琇瑩是也掃所以摘髮也以象骨為之如
葛屨詩佩其象掃是也揚眉上廣其面之色又白
皙也左傳曰澤門之皙是也上既言衣服容貌之
盛以此言其胡然而尊如天邪胡然而尊如帝邪
以其有德故尊之也鄭氏以帝為五帝其說出於
穿鑿其語不可信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蓋反覆言
之程氏以帝為君亦不必如此嗟兮嗟兮說文曰

玉色鮮白也。嗟兮言其展衣之白也。絺以葛為之，
 縠絺絺之屬。是絺也。毛氏云是當暑絺延
 之服。王氏則據說文，絺當讀絆，然絆字又與絆繫
 字同。絺與褻狎之褻字同。此絺，人只作絺，是自
 為異，同難以取信。毛氏但言絆為當暑，絺延之服，
 至於絺字全不見義。王氏之說曰：暑服則加絺，
 焉所以自斂飭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且顏角
 豐滿也。信如此之人，可以為邦之媛也。媛，美女也。
 王氏云：以展為有信誠之道焉。且王氏既以上文
 為治容，又以下文為有誠信，其文殊不相貫。故知
 展如之人兮，蓋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信如此

之人，然後可以為邦之媛也。喪記曰：君子服其服，
 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之以君子之德。苟為徒服其服而無
 德，與衣猿狙以周公之服者，何以異？夫人所以服
 者，以其有德而已。豈直以衣服為觀美邪？善乎東
 坡之言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觀其深
 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不善，而言
 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
 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弁之華，
 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詳觀於詩大槩如此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是國君之稱其服也如蜚蜉之羽衣裳楚楚是國君之不稱其服也朱幘鑣鑣翟芾以朝是夫人之稱其服也如此詩是夫人之不稱其服也左氏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今也夫人無其德而徒服其服故國人譏之若此豈非身之災乎

黃曰東坡云云見前君子偕老一詩盛言夫人服飾之盛而當思所以稱之以愧宣姜耳副笄六珈揚且之皙也止上一段見李則又有其容矣既有其服又有其容當思所以稱之嗟兮嗟兮是紕袷也止

並見李其末章又言信有如此之人而後可以助人君之內治以為邦人之倚賴其微意以責其不能如此蓋服必與德稱而後可以無愧不然則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

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李曰衛之夫人淫亂臣下化之在位相竊妻妾期
於幽遠故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不可止
也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正此詩之謂也爰采唐矣唐是蒙也爾雅
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蘇云唐菟絲也託采唐以
相誘也蓋其采唐於沫之鄉其所思乃在於孟姜
正岷所謂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是也鄭云於何采
唐必沫之鄉沫邑名也沫鄘邑近衛地書曰明大

命於沐邦紂都朝歌即此是也云誰之思所思者
誰乎在於美好孟姜為淫亂也所以思孟姜者蓋
孟姜與我期於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此所以思之也桑中上宮皆地名也淇上淇水之
上也王氏云上宮城中之宅也方桑之時民宜在
田不宜在城中之宅皆曲說也葑蔓菁也孟長女
也弋庸皆姓也王氏則以孟姜為公室以弋庸為
世族其稱姜與弋庸皆曰孟者孟則長矣而猶犯
禮則季稚可知不必如此分別也詩之國風惟衛
風陳風多淫泆之事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
有一如雄雉匏有苦葉凱風谷風新臺靜女牆有

芟桑中鶉之奔奔蝮蝮氓之詩淫亂之詩如此其
多原其所自蓋有由矣衛自宣公淫亂而世族在
位從而淫亂其民亦從而化之至於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陳自幽公靈公之亂而子仲之子從而化
之以至於男女相悅而憂思感傷惟其公族既化
則下從之矣孟子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春秋之時魯之君率皆專權自恣征伐不請於天
子故三家亦皆專權自恣三家既專權矣故陪臣
亦執國命勢之相激使之然也夫為人君者必當
正其本本正則末從而正矣苟不正其本而區區
於法制將以禁民之淫亂何得而正哉

黃曰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衛國之風而至於此則
亡之兆矣孟子言王曰何以利吾國推而至於大
夫推而至於士庶人莫不皆然則國非其國而危
之兆也宣公不知戒謹於衽席之上而成衛國淫
奔之風為衛國者其能久乎

鶉純音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
若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鶉之疆疆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李白宣姜通於公子頑衛人惡之故作是詩以刺

之言宣姜之行反鶉鶉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鶉居也。今之鶉雀。莊子有鶉居。詩人有懸鶉。莊子曰：烏鶉孺。陸農師云：烏鶉，傅枝上，慾故謂之孺。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蓋公子頑乃惠公之庶兄也。言鶉鶉尚且如此人之行，乃不如是也。故下文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者，言人之不善，我以為兄。兄公子頑也。頑乃惠公之庶兄也。我以為君者，人之不善，我乃以為君。君者，宣姜也。夫人稱曰小君，故謂之君。左傳：襄九年，筮穆姜曰：君必速出，則知小君亦可謂之君也。徐安道曰：一章言我以為兄，斥

公子頑，故先言鶉鶉好鬪，以守所匹男子之義也。二章言我以為君，斥宣姜，故先言鶉鶉之性不淫。其匹者，婦人之義也。據此詩言鶉鶉，但顛倒其文而便於押韻爾。陸氏謂我以為兄，兄，女兄也。我以為君，君，女君也。故序曰：刺宣姜曰：兄者，妹刺宣姜之辭；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辭也。其說皆不然。序言衛人刺之，亦猶牆有茨，序言衛人刺之，不必專指妹與妾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人倫故也。禽獸而不知於人倫，所以為禽獸；人而不知人倫，所以為人所謂人。

者以其為萬物之靈苟不能明於人倫則失其所
 以為萬物之靈矣詩人多以禽獸而比人如雄雉
 于飛泄泄其羽匏有苦葉言有唯雉鳴雉鳴求其
 牡南山言南山崔崔雄狐綏綏皆刺其淫亂故以
 鳥獸比之也今此詩序曰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
 不若亦疾之甚也大學言詩曰縣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鳥獸
 苟能知所止而守其匹名雖為禽獸而其實人也
 人苟不能知所止而失其匹名雖為人而其實則
 禽獸也以此推之螻蟻有君臣之義人而無君臣
 之義則螻蟻之不若也虎狼有父子之仁人而無

父子之仁則虎狼之不若也鴻鴈有兄弟之義人
 而無兄弟之義則鴻鴈之不若也至於一草一木
 一蟲一豸皆有妙理學者於此類求之然後可以
 盡為入之道也

黃曰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
 以教使自別於禽獸又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今宣姜瀆亂人倫故詩人以為鶉鵲
 之不若夫詩本敦厚而忍以禽獸喻之則其君亦
 可知矣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七

定丁侯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曹音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悅音之國家殷

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反中反

栗於宜反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

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

臧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音來牝三千

李曰

此詩言為狄所滅者閔二年衛懿公及狄人

戰于滎澤而敗是也東徙渡河者衛之敗宋桓公
 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是也
 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漕邑戴公一年而卒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
 而城楚丘乃鄘故城也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
 於是始建城市而使民得以交易營宮室而使民
 得以安處得其時而合法度此百姓所以悅之而
 國家殷富言非特民之富而公家亦富故詩人作
 詩以美之也定之方中營宮室時之星也爾雅曰
 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
 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定星昏中之時於是而作宮
 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日之出入以定
 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
 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
 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
 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昏正四方
 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
 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
 影以知東西而作為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
 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

如王氏之說曰方其庀徒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辯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此說是也楚宮者楚丘之宮也僖二年城楚丘杜氏云楚丘衛邑王氏謂作楚宮楚室者總門序堂室謂之宮宮之中有室鄭氏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為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從王鄭分宮室為二則是楚宮而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宮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宮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

瑟爰於也椅梓屬也樹此六木因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用也蘇氏云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凡此類矣後漢樊仲初植桐梓人皆嗤之然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文公之治國正猶樊生之治家也言文公既作宮室而先種六木而望功於數年之後其不鹵莽而求近功可知矣程氏云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度土功屬文之勢然也經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功者多矣此理之必然也虛謂漕虛也謂地有故墟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之類是也堂衛邑也楚丘有堂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衛文公

將徙登漕之墟以望其楚立審其高下所依倚然後建國焉慎之至也亦如公劉之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是也古今之營宮室建都邑必恃其山川土地之宜非直以為觀美蓋將以便民降觀于桑於是乃降觀其地勢可以植桑者也卜云其吉古者建國必卜如太王之爰契我龜周公之卜澗卜瀍是也故此卜焉終然允臧言人謀既善而龜筮叶從也靈雨既零鄭氏云靈善也說文曰靈甘也當從鄭氏為善言好雨零毛氏以為零落說文以為餘雨當從毛為落言好雨既落於是命倌人於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

往舍於桑田所以教民稼穡故也倌人者毛氏云主駕者說文曰小臣也匪直也人毛氏云非徒庸君然不如蘇說為長不直哉是人也蓋言不直為人如此而其心又乘之以塞實淵深不至於浮虛褊淺此所以致國家之富而有駮北三千者言其有三千匹也馬七尺曰駮駮馬與牝有三千也蘇嘗曰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言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者三千也此說是也雖然使文公而虛浮褊淺則不能以致富矣惟文公不求近功而特秉心塞淵此所以致殷富也觀文公之種木則知其養馬矣然

周官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馬數過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似非禮制何哉蓋國人方且美其富而不以禮制責之也學詩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征伐之事人情之所甚憚也以民情之所甚憚者而人君驅之於鋒鏑之餘板築之間而斯民乃忘其勞忘其死者使之有其道故也太王之居邠也狄人侵之至于岐下聿來胥宇至于百堵皆興衛文公之東徙渡河野處漕邑乃建城市而營宮室皆當斯民離

散之餘乃以土功而勞之宜斯民之不勝其怨矣太王文公為之民乃悅而從之者由太王文公使之有道故也蓋文公所以使民者非直為觀美也蓋將以道使其民也此民所以悅之如其不然則民將矜然疾視其長上其何以堪之邪嗚呼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黃曰文公當亂亡之餘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乃遽有宮室之營若不足美者而衛人作詩以美之何哉太王方避狄遷岐之際而有百堵皆興之作宣王當勞來還定之餘而有考室考牧之詩蓋惟其

有得斯民之情則雖勞而不怨況其所以營宮室者非為己也乃為民也得其時而不妨民得其制而不侈靡則民安得而不悅國安得而不富乎定之方中營宮室時星也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今文公以定星方中之候而始有宮室之營可謂得其時矣豈若春築臺夏築臺之違農時歟揆之以日蓋古者建國必參之日影以正朝夕以辨內外之位此所謂得其時制也楚宮楚室說者以宮為宗廟室為室家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宮室為後予以為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

之拘也植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文公於其事之小者尤為之備則其大者可知也升彼虛矣云云此如公劉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其建國之不苟者求以便民也而豈直為觀美哉既察其地可為桑麻而又卜之吉矣文公猶以為未也又當天雨甘澤之時而教民為稼穡之事其所以慮民者何其遠也匪直也人蓋詩人言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為人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淺所以能治國家富庶之盛而有駉牝三千之多夫馬之多寡何與於心而詩人以為秉心之效蓋天下

之事未有不自吾心之所發者魯僖公思無邪而思馬斯祖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駮牝三千其小者如此況其大者乎諸家疑駮牝三千為衛國之過制予以為詩人之辭不可言語求曰三千者特言其多耳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宣王之時羊果三百而已乎按左氏言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氏實書其實而詩人形容其美學者當以意逆志而不以文害辭則得之矣

蝮丁計都動反蝮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蝮竦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千萬反父母兄弟朝

齊子西反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衛之淫風可謂甚矣上自公室下至庶民莫不弃禮踰法以為鳥獸之行一旦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於禮義其有淫奔之風者國人皆不齒也淫奔之恥者言淫奔為可恥此國人所以不與之齒列也蝮竦在東莫之敢指毛氏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也毛意謂虹緣當時夫婦過禮而見此說不然程氏蝮竦乃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氣就交

於陽也猶易云自我西郊夫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朝濟于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程氏以上章一句為陰陽之逆下章言陰陽之和據詩人言不應如此分別諸家之說皆如此故不可從蓋虹者朝陽射之則在西言早時日在東故虹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言夕時日在西故虹在東周禮注云濟虹也淮南子曰天二氣為虹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此蓋言虹為淫氣也莫之敢指者以譬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指視之也崇朝終朝也亦言虹霓之見於

西正崇朝其雨之時詩人大槩以虹霓而譬淫奔惡之之甚也女子有行程氏云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奈何女之所行皆不由命而奔也其說未然據詩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考之泉水竹竿皆是此意不應竹竿泉水乃有適人之道於此乃作違背父母兄弟之命鄭氏云行道也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此說是也之人是人也如是淫奔之人懷思昏姻之事遂至於大無信也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是也違背父母可謂無信矣毛氏

云女不待命也王氏以爲女不知命據詩人以爲不知命其說不然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義安得而待之矣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今也從性所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三說皆是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刑政與德禮所以異者在乎恥與不恥之間耳恥之於人大矣古之爲治者先勵廉恥則天下之人皆畏清議而不敢爲非清議之所與榮於華袞之褻清議之所貶辱於市朝之撻如此則不待常刑而民自從化矣苟不真知廉恥所尚則民不知恥

雖有刀鋸驅之於前亦不肯從也衛之俗不知命甚矣如桑中之詩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豈真不可止哉不得其道也桑中不能止者不能勵廉恥故也文公之以道化民者蓋勵廉恥以率之故序所以稱其能以道化其民也

黃曰衛國之亂久矣不知其惡而今也知其可恥人莫貴於有恥心有恥且格則不復爲可恥之事矣君子以是知天理之終不可泯沒而風化之未始無所自來也文公乘歷世殘敗之後而能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以道化其民亦知不善之爲可恥而淫奔之爲可止也使人有

畏心不若使人有恥心若文公者可謂賢哉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息亮反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李曰相鼠刺無禮者言衛之羣臣不承先公之化

無禮儀也及文公之時正其羣臣而以在位之無

禮儀者為可刺惟其以無禮儀者為可刺故人能

知其禮儀而自別於無禮儀者觀文公能以道化

其民故人知以淫奔為恥今又能正其羣臣使人

知有禮儀蓋風俗之本也相鼠有皮云云毛氏云相

者視也說文曰相者省視也言視是鼠之為鼠猶

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為人無禮儀是鼠之不如

也鄭氏則以謂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

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諸家之說皆以鼠

有皮無禮蘇氏以視鼠之所以為鼠者豈以其無

皮故邪亦有皮無禮耳惟歐陽之說以言鼠猶有

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自飭其身曾

鼠之不如也人而不如鼠則何不疾死耳此甚疾

之之辭也王氏之說亦然但不合三章分別之言

皮以被其外齒以養其內體者內外之所以立此

則鑿也凡此三章例皆言何不疾死也攷之左傳越椒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衛侯享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卻錡乞師於魯將事不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左氏多載不欽之事皆言必死豈皆死哉然自古不欽者多矣蓋言其有必死之道也簡子曰人無禮則不生記亦曰禮者體也一體不備不足以謂之成人自其形而觀之則形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可也自其成體之本而觀之則有人之形而無入之道謂之不成人可也莊子有言曰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太癭說齊

桓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知此則知無禮者亦不可謂之成人也

黃曰相鼠一篇說者皆未得其旨予以為詩人非謂鼠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不如鼠也蓋以為貪冒苟得蠶食於民而不知禮儀如鼠之徒有皮有齒有體而無禮儀也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

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祖音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與音之子子干旄

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李曰言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以干旄而就見賢
 者於浚之郊浚之都浚之城而賢者答其意莫不
 樂告以善道也子子干旄毛氏云注毛於干首蓋
 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竹竿
 之字從竹從干則是以干與竹竿字通用也鄭氏
 以干旄為卿大夫所建旄為州長所建遂以首章
 為卿大夫次章為州長好賢王氏云卿建旄士建
 物卿士設旄旄則鄉黨之士所建旄則士之所未
 命而無物者建之然攷之九旗皆注毛於干首亦
 不必如是之分別也案爾雅載旄於干頭注旄首

曰旄則旄旄一也安得為卿大夫則建之士則不
 建之傳曰鳥隼曰旄是畫鳥之象於其旄鄭氏謂
 建旄為州長之屬非卿大夫所建然則旄者將兵
 所建夫何不可其卿大夫亦建之不必指州長也
 蘇黃門曰古者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旄干
 旄以招之也據其說只依孟子曰招士以旄庶人
 以旃蓋孟子所云者人君之好賢此則卿大夫之
 好賢蘇氏之說非也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城毛氏
 謂邑外為郊下邑曰都其說非也曰在郊在都在
 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旄干旄而就見
 之也素絲紕之素絲組之素絲祝之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毛氏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其意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蓋毛氏之意多如此如簡兮執轡如組亦取其御衆其說非也所謂素絲紕之者束帛以贈之而已組之祝之者組以素絲而成組也祝織也鄭氏以祝當作屬二說皆通所謂四之五之六之者鄭氏謂所見之數其說非也四之者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又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而無已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姝者美貌也言賢者之美貌也毛氏訓姝爲順鄭氏以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從以善道與之云心誠愛厚之至

非也此蓋言卿大夫以禮而見賢者在賢者當何以告之邪告之以善道而已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妙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今卿大夫禮恭辭順色從矣宜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蓋好賢者非特君好之而爲臣者亦當然如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齊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則其爲臣亦不可不好賢樂善也雖然賢不苟就王公不致欽盡禮則不足以致之如先主之欲見孔明必三顧焉使其不然則孔明高臥草廬而不肯就也孟子之於齊王王使

人來曰寡人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寡人得見否乎孟子曰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然則若孟子者欲急於得君矣今也王不就見則不往焉視其出晝猶待三宿蓋賢者之自重如此既卿大夫以見賢者為急則賢者亦將輕千里而來樂告以善道矣豈特在浚之郊乎

黃曰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思而傳說夢成王悟而天反風天下之理未嘗不相為感通也舍己從人如舜則黎獻共為帝臣善養老如文王則伯夷太公有盡歸乎來之歎人苟有

好善之心則賢者將輕千里而來苟訖訖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賢者將望望而去之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則盡禮以待賢干旄旌旗即招士以旌之意也素絲組紕即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禮既盡矣則賢安得不樂告之以善道乎曰何以畀之非無以畀之也何以予之非無以與之也何以告之非無以告之也是以惟恐其無以報之耳齊王不肯就見孟子則孟子有所不屑先主三顧孔明之廬則孔明樂為之用蓋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
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

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悲位反陟

彼阿丘言采其蟲音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衆穉直吏反且狂我行其野芄芄薄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李曰許穆夫人衛之女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

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

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

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

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

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詩以見志也載馳

載驅歸唁衛侯唁者弔生曰唁左傳昭公二十五

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弔

失國曰唁今夫人言已欲馳驅而往歸於宗國以

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

至於漕邑亦猶泉水詩云載脂載牽還車言邁皆

是準擬之辭也大夫跋涉鄭以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蘇說謂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言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解憂也既不我嘉夫人既欲歸言其兄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言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得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常欲歸言之不能旋濟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闕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王氏云我思之歸於道為不闕不闕者言於道通也非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蟲蟲貝母也陸機注云今

藥草阿丘者偏高曰阿丘王氏曰陟偏高之丘以采蟲故也采蟲者將以除結縻之疾譬之欲歸言非平夷之行也亦將以解腹心之至憂故也此說為善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之懷善矣皆可以行也然許人不許歸故斥之以為眾釋且狂狂者言眾皆不更事之人故以我為尤也芄芃其麥言思歸行衛之野見其麥之有實此說與泉水言苾彼泉水亦流于淇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皆是相望之辭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者言無以我為過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蘇氏曰雖竭爾思慮以為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然夫人幸

不往者知其非禮而能自克故也

論曰此載馳之詩憂思如黍離自克如泉水然而以泉水較之其事又有緩急泉水之詩無故而思歸此則宗國顛覆危亡乃人情之至痛而夫人乃終不得歸寧者其憂思亦甚矣觀其詩辭意曲折則可知其情矣許人尤之正禮所當然也夫人責之以衆釋且狂豈禮所當然哉蓋思歸之急云耳然終以自克而不得以歸寧者當觀其意之如何不可以辭害志也

黃曰左傳事見李講戴公與許穆公夫人俱出於宣姜宣姜瀆亂人倫敗壞風俗不及數年衛國為

狄人所滅君臣播遷幾不能以自存易曰履霜堅冰至衛國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觀詩不必至載馳而後知衛之亡觀雄雉新臺之詩而知衛之亡非一日也載馳之夫人其憂思如泉水之衛女然泉水之所憂者不若載馳之深也泉水衛女之思思而能以禮載馳夫人之思思而能以義此聖人所以深取之歟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國風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豆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

如磨瑟兮儻反兮赫兮咺反兮况晚兮有匪君子終不可
况元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反兮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反兮古外弁反皮變反如星瑟兮儻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反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有匪君子如金
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反於綺反重較兮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李曰有文章即詩所謂有匪君子是也又能聽其
規諫者蓋規正圓之器也箴誨之辭謂之規者以
其能正君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以有周公之才固美矣使
其有驕吝之心則不足觀矣惟其有才而無驕吝

之心然後為可觀也今武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
規諫以禮自防閑而不踰此其所以為賢也然詩
之序言又能聽其規諫其義固無害攷之於詩本
無是句豈詩人以切瑳琢磨為據故云歟瞻彼淇
奧淇衛水也奧隈也厓內為隈淇奧者淇水之曲
也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而入河左傳
昭公二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奧則知從水之奧與此詩
淇奧字通用綠字毛氏以為王芻也竹篇竹也陸
氏以為二草名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
毛氏之說本於爾雅予竊以為不然傳曰淇奧箇

輅又曰淇水之竹前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爲楫
寇恂伐淇奧之竹以爲矢則是淇水之有竹也明
矣不必以綠竹爲草王氏程氏皆以綠竹爲竹蘇
東坡氏有詩曰惟有長身大君子依依猶得似淇
奧則知綠竹之爲竹也又明矣觀此諸說則是瞻
彼淇水之旁有此綠竹猗猗然美盛也程氏云淇
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
美內充而文章威儀外著其說爲善鄭氏曰武公
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其意謂綠竹之所以美
盛者由得淇水潤澤之也武公之所以德盛者由
得康叔之餘烈也以淇水比康叔詩中本無此意

王氏則謂瞻彼淇奧爲德之清潤深閔綠竹猗猗
爲竹之虛節清和亦不必如此分別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之意
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之斐字通用禮記
大學亦舉此詩云有斐君子其字亦用論語斐字
切磋琢磨爾雅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
治石曰磨是也切磋琢磨者大學曰如切如磋道
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又其曰切磋琢磨者蓋言
武公有文章如切磋琢磨之成器可愛可重也瑟
兮僩兮者瑟矜莊貌僩韓詩以爲美說文曰武也
毛氏曰寬大也荀子曰陋者俄且僩是僩則爲寬

大之文赫兮咺兮者言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蓋言淇水之潤澤故生綠竹猶武公所積者厚故其發見於外者斐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成器可愛可重瑟兮僖兮赫兮咺兮其見於外者如此故民愛之不忘也上章言猗猗二章言青青下章言簟者盛也程氏曰猗猗言其態青青言其色如簟言其盛密比為簟此說是也王氏則以綠竹猗猗者言其少長未剛之時青青為方剛之時如簟為盛之至此乃曲說也毛云以為青青茂盛貌則其字為菁字程氏則只作青字讀充耳瑱也充耳以琇瑩為之琇瑩美石也說者謂琇石之似玉者周禮弁師

云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正此會弁是也如星言其文之如星也其曰充耳琇瑩以言武公有其德而稱此服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其成德之貌夫盛德之至有剛有柔而其化無方或銳或圓而其成不易其化無方則所以為道也其成不易則所以為義也此蓋王氏隨字生義隨句生意非詩人之本意寬言能容眾也綽緩也言其有寬容之德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此皆非也戲謔者武公樂易而不至於過也雖然戲言戲行非君子之

所貴而詩人乃以為美之者昔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雖夫子猶不免於戲孔子之所謂戲者非世俗之所謂戲也其意將以試子游之心雖戲不以為過也武公之所謂戲謔而不至於虐者其亦孔子之所謂戲歟

論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此亦理之必然也小人不善無其內而強其外見君子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外之不可強也如此惟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或見於言辭或見於顏色或見於容止皆粲然可觀豈有君子徒事其外以聳動世俗之觀聽哉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內外之相應也如此今武公之德如此其發見於外者皆不可掩想當時見之者鄙吝之心消姦雄之膽喪此所謂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黃曰有至足之德者必有自足之心此人之情也然自足之心一萌則德不足以為德矣孔子以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今武

四百廿三
陳元
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而以禮自防在武公
之德則充然而有餘在武公之心則歉然而不足
詩人因其入相于周而樂於稱頌其美故託淇奧
之詩以爲喻云爾雅曰河隅謂之奧淇奧衛地也
猶周南以汝墳興陳以宛丘名篇也詩人見淇水
之隅有綠竹猗猗然茂盛以興武公之德和順積
中而英華外著有不可掩者故曰有匪君子匪文
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與此同用禮記舉有斐
君子亦以匪爲斐豈非通用歟如切如磋禮記以
爲道學如琢如磨則以爲自修要之言其德之愈
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如切磋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
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寬厚溫粹之美斯民見
之自有不能忘者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以見其
佩服之美而人樂之猗重較兮以見其乘車之安
而人愛之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之
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不以爲虐也孔子以割雞
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
人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
其言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
且謔而人亦以爲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
不能盡曰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至而亦無惡

於戲謔也觀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見武公真中庸
 大學至誠之君子其言溫厚誠慤不欺於暗室不
 愧於屋漏其為人自可想見淇奧之詩不我誣矣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考槃在

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李曰莊公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而使賢者自退
 處於深山窮谷之中此其亡先君之業失先君之
 意可知矣左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

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
 以遺後嗣先君之心也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人君之求賢不惟以自輔亦以為子孫長久
 之計為子孫者繼先君之業當思祖宗所以畀付
 之意必其尊德樂道有加而無已然後可也苟為
 不然是棄賢者非棄賢者也是棄祖宗之業也
 是故序考槃之詩者以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
 序晨風者以為忘穆公之業也考槃鄭氏曰木偃
 蓋曰槃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
 陵曰阿高平曰陸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
 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同惡也雖賢者未有不惡貧賤與樂富貴也使賢者惡富貴而樂貧賤是為偽也在澗在阿在陸者皆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者蘇氏謂必有甚惡而不得已者也其說非是也惟其成樂於此故賢者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曾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下文曰碩人之寬是也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正此之謂歟碩大也言大德之人也寬容也邁亦寬大之貌軸毛氏曰進也攷之詁訓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既言人之寬此皆是寬大之意鄭氏又以邁為飢意以軸為病此說未之敢信獨寐寤言獨寐之間覺寤而

言之獨寐寤歌者言獨寐之間覺寤而後歌也獨寐寤宿已覺而猶臥也諼忘也矢鄭氏以為誓其意以謂自誓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君以善道信如毛氏之說則是所謂碩人者乃躁急之人安得所謂碩人之寬之義哉且君臣猶父子也雖不見用可以怨望而為誓若此哉王氏亦從此說歐陽程氏楊龜山破其說要之歐陽之說又不如程氏楊氏之說為善歐陽氏曰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謂其樂不可以妄語於人也程氏楊氏

則以永矢弗諼為自陳不能忘其君以永矢弗過為自陳其不得過君之朝以永矢弗告為自陳不得告君以善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同此說是也

論曰據此詩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卒章言永矢弗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又不致忘於君於此有以見賢者愛君也如此所謂賢者之不忘君非如魏公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正由劉向所謂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孟子去齊其言常曰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

遠忘愛君之誠心乎

黃曰按詩言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槃者猶考擊其槃以自樂之也賢者雖不見用於時而擊槃以自樂澗阿之中雍容寬綽而無怨望之意真所謂遯世無悶者永矢弗諼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賢者在畎畝而不敢忘君故考槃以自得而永陳其不忘君父之意又永陳其不得適君之朝又永陳其不得告君以善道此賢者愛君之誠而忠厚之至也若從毛鄭之說則是賢者一不見用而遂有怨怒之辭尚何足謂之賢乎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錦褻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

脂領如蝤蛸上似修反下音齊齒如瓠犀螭秦音首蛾我波反眉巧笑

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覓反兮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

四牡有驕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

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開反施眾音孤滅滅呼活反

鱣陟連有干軌反發發補末反葭茨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桀反

庶士有暵欺列反

李曰莊姜者州吁之嫡母也妾上僭夫人失位綠衣之詩是也妾既上僭而夫人失位此莊姜雖賢

所以終不見荅也碩人其頎碩大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也猗嗟所謂頎而長兮史記孔子世家所謂頎然而長也蓋言莊姜容貌之偉也衣錦褻衣禪也衣錦則加之以褻褻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齊侯之子至譚公維私此則言莊姜親戚之貴盛也東宮太子之所居也莊姜乃齊侯太子得臣之妹邢侯之姨也邢周公之後也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妻之妹曰姨莊姜乃邢侯之姨也譚公維私譚國名也後為齊所滅左氏莊十年齊侯滅譚是也姊妹之夫曰私譚公乃莊姜姊妹之夫也手

如柔荑至美目盼兮言莊姜顏色之美也荑者茅
 之始也凝脂者言肌膚如脂膏之凝也領說文曰
 項也蝤蛴蝸也生於木中內外皆潔白故以比項
 瓠犀瓠瓣也相法曰齒如瓠者貴相也齒如瓠犀
 言齒如瓠犀之白也螭陸農師曰螭似蟬而小額
 廣而且方故曰螭首蛾眉鉤如畫故曰蛾眉倩巧
 笑之狀也倩美好也漢書曰陳平雖賢賴魏倩而
 後進注云倩者美好也盼者黑白分也碩人教教
 至翟芾以朝此言衣服之美也教教長貌說于農
 郊鄭氏謂說當作襜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
 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駕說之說先儒謂說當

作襜誤矣此說是也驕壯貌幘飾也以朱飾馬鑣
 鑣然而盛也翟芾以朝者言夫人以翟羽飾車芾
 蔽也夫人乘車不欲露見設翟以自障蔽以朝者
 言莊姜入君之朝也程氏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
 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君之朝此說是也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者王氏謂國人所樂得以配君也夫以
 莊姜容貌之飾車服之盛顏色之美宜其見荅乃
 不見荅此詩所以閔之也河水洋洋程氏則以因
 河水興人情放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
 夫人王氏之說與此相類王氏曰施罟譬則莊姜
 鱸鮪譬則莊公葭莢則取譬言未可必信也毛氏徒

釋庶姜庶士之義而上下全不見義則於此章最為難曉以意度之此章乃是嫁時行道之所見者如此故因水取興洋洋盛也北流活活然而北流也眾魚罟也施之水中濺濺然也發發言其魚之長也鱣是大魚似鱣而小口在頷下長至二丈鮪大者謂之王鮪小者謂之鮪鮪揭揭又言其長也爾雅曰葭蘆茨藪郭璞則以葭蘆為別草李巡則以為一草唐孔氏曰以今語驗之乃是別草也庶姜言所從之姪娣也庶姜者言齊大夫送女來者也孽孽言其盛飾也揭揭言其壯茂也庶姜孽孽王氏則以為非一孽據莊姜所患者一州吁爾安

得謂之非一孽乎此蓋言莊姜所嫁之時如此而不見荅所以為可閔也觀詩者不觀其人之衣服與其鳥獸草木之名必觀其有精意妙旨存乎其間如碩人之詩曰衣錦褰衣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舉此則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推此為慎獨之學如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但言其顏色之美也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為禮後之說類皆如此學者徒區區於言語之間雖誦詩三百亦何足為哉

黃曰碩人之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故此篇

特盛言莊姜之美如此族系之貴如此衣服之盛如此宜爲國君之配而乃至於失夫人之位此國人所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爲美莊姜而作未始不爲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褰衣之句皆言莊姜衣服之盛而中庸則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推此以爲謹獨之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特言莊姜容貌之美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爲禮之後詩之爲詩豈可於言語文字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七

後學成德校訂

